

师范生实习实践的难题及路径探索

王时霞¹ 康敏²

1. 咸阳师范学院附属中学, 中国·陕西 咸阳 712000

2. 西藏民族大学, 中国·陕西 咸阳 712000

摘要: 师范生实习实践的难题由来已久, 本文针对四个难题: 实习内容本身; 师范生实习基地与师范院校关系; 实习学期与时间安排的合理性; 大学实习带队及一线指导教师的选拔标准及考核机制问题; 并在人工智能背景下提出解决问题的路径: 实习内容重构与人工智能赋能; 人工智能赋能师范生实习实践能力提升, 并通过人工智能“微格亭”方式解决实习时间长短的难题。

关键词: 师范生实习实践; 实习基地; 人工智能

The problem and path exploration of teacher training students' practice

Wang Shixia, Kang Min

1. Affiliated Middle School of Xianyang Normal University, China Shaanxi Xianyang 712000

2. Xizang Minzu University, China Shaanxi Xianyang 712000

Abstract: The challenges in teacher education internships have persisted for decades. This paper addresses four core issues: the inherent nature of internship conten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rnship bases and teacher training institutions; the rationality of internship duration and scheduling; and the selection criteria and evaluation mechanisms for university internship supervisors and frontline instructors. In the contex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he study proposes solutions: restructuring internship content with AI empowerment; enhancing teachers' internship competencies through AI-driven methods; and resolving internship duration challenges via the "Microteaching Studio" AI solution.

Keywords: Teacher education internships; Internship base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0 引言

近年来, 教育部陆续颁布多项关于教师教育的重要文件, 分别对教师培养提出了明确要求。例如, 《教师教育课程标准(试行)》(2011年)强调“育人为先、实践取向、终身学习”; 《教师专业标准(试行)》(2012年)提出“学生为本、师德为先、能力为重、终身学习”; 《关于加强师范生教育实践的意见》(2016年)和《普通高等学校师范类专业认证实施办法(暂行)》(2017年)确立了“学生中心、产出导向、持续改进”理念, 并且在第二、三级专业认证中明确毕业要求包括“践行师德、学会教学、学会育人、学会发展”。这些文件中多次出现的“实践取向”“能力为重”“产出导向”及“学会教学”等表述, 共同凸显出对师范生实践能力培养的重视。相关政策的出台基于对师范生教育教学状况的多轮调研, 多个文件从不同角度反复强调实践能力的提升, 也反映出当前师范毕业生在教育教学实践能力方面仍有待加强。

对师范生实践能力培养的关注也是世界教师教育的共识。例如, 俄罗斯于2013年和2014年先后颁布《教师职业标准》和《师范教育现代化纲要》, 均明确体现出对教师实践技能的重视, 后者还特别强调应加强师范生的实践能力培养, 并增加在中小学的实习时间。2018年, 俄罗斯进一步出台《高等师范教育国家标准》, 在学士阶段课程中设置了三个模块, 并在模块二中明确将“实践”分为教育实习和生产实习两部分。

美国同样在多项政策与评估体系中体现出对师范生实践能力的系统构建。2013年正式实施的美国教育专业认证委员会(CAEP)《美国教师教育专业认证标准》和斯坦福大学与美国教师教育学院联合会(AACTE)的Educative Teacher Performance Assessment(简称edTPA, 也被称为“Teacher Performance Assessment”)项目, 前者要求10项师范毕业生展示的技能之一是教学实践, 后者则是一个旨在全面掌握师范生在教育实习期间于真实教学情境下的表

现的评估系统,涵盖教学设计、教学实施、教学反思,通过评价促使教学实践能力提升。2024 年,美国教师教育者协会(Association of Teacher Educators)发布《教师临床实践标准(第三版)》,进一步提出通过大学与中小学合作决策、共担责任、协同解决问题,确保教育理论与临床实践相一致,明确规范临床实践的内容与进程,从而系统回应师范生在实习实践中面临的挑战。各国对师范生实践能力的高度关注,与其在教师培养过程中所面临的现实困境密切相关。

1 我国师范生实习实践中的难题

1.1 实习内容本身的问题

1896 年盛宣怀秉承梁启超“师范学校立,而群学之基悉定;夫师也者,学子之根核也”^[5]的理念在上海创办南洋公学,分立四院,并率先设师范院^[5]。我国对师范生实习实践的关注可追溯至 1907 年,《顺天时报》连续两年刊发《师范生实地练习》(第 1692 号;第 1841 号 P7-7),即为证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后文简称北高师)于 1921 年便制定《本校教生实习大纲》,对教学实习的内容、次数、时间及地点等作出详细规定。1930 年,时任安徽省代主席程天放在《申报》发表《对于实习生实习办法的意见》,体现政府对该问题的关注;同年,王秀南于《教育杂志》发表《师范生实习制度之商榷》(第 22 卷第 2 期 P53-119),显示学者、政府及一线教师均开始重视师范生实习问题。1934 年朱有瓛《师范生怎样实习》及张粒民《师范生实习指导》,1936 年陈鹤琴的《新实习》提出了参观、见习、试教及讨论的实习环节,为后续实习制度奠定基础。1944 年,李伯棠在《师范生实习指导》中进一步将实习划分为实习准备、参观、见习、教学实习与行政实习,虽提出“行政实习”概念,但仍可归属于实习总体框架之内。这一阶段,师范生实习的关注重点主要集中在实习内容、环节设置及指导教师等实习本体问题。

1.2 师范生实习基地与师范院校关系难题

早期解决师范生实习问题的主要方式是设立附属学校。1912 年《高等师范学校规程》明确规定,所有国立高等师范学校须设立附属中学校及小学校,以供第三年级本科生及专修科选科生进行“实地习练”。1917 年,北京女子师范学校为满足教育实习需求设立附属女子中学;抗战时期,浙江省立临时联合师范学校附属小学校长徐旭东曾强调“假如没有附小,我宁可办不办师范”,凸显附属学校在师范实习中的关键作用。然而,当时仅靠附属学校已难以满足实习需求。如国立西北师范学院院长李蒸曾估算,

即便附中设 12 班、附小设 6 班,每班每周 36 课时,每个实习生每周实习 4 小时,两年仅能容纳 162 人毕业,且附中及附小教员将无课可授。

尽管经过长期的理论与实践探索,中小学承接师范生实习仍存在诸多现实困难。2016 年,《教育部关于加强师范生教育实践的意见》(教师〔2016〕2 号)明确提出,中小学应承担接纳师范生教育实践的义务与责任,地方教育行政部门需将其纳入考核评价体系。然而,在实际合作中,仍存在中小学管理工作量增加、担心影响教学质量等问题。

直至今日,师范院校如何与实习基地及相关机构实现协作共赢,仍处于不断探索之中。2007 年国家公费师范生政策实施后,东北师范大学提出“师范大学—地方政府—中小学校”合作(简称“U-G-S”)教师教育新模式^[6],通过建立“教师教育创新实验区”,开展置换研修、顶岗实习、影子培训及校长论坛等方式提升实习质量。

1.3 实习学期与时间安排的合理性难题

师范生实习需以充足的时间为保障,教学实习应安排多长课时一直是讨论重点。1912 年《高等师范学校规程》规定第三学年起进行实习,但因实习时间有限且难以及时反馈与修正,北高师率先作出调整,将实习提前至第三学年第一学期,并组织批评会进行指导。1931 年,北平师范大学进一步将教学参观与实习调整至第四学年第一学期,以便学生有时间发现问题并改进。

作为综合大学参与中等师资培养的代表,国立中央大学教育学院也将教学实习列为学生的必修课,其内容包括教学观察和教学实习两部分,教学观察包含在“普通教学法”课程中进行,在第三学年进行,每周 1 时或每周 2 时;教学实习则在第四学年进行,规定未经实习的学生不得毕业。1938 年开始建立的师范学院体制,更是对教学实习寄予了厚望,规定的学分数高达 16 学分,“以每星期实际教学一小时,学期终了经实习导师评定分数及格者为了一学分”,其内容包括见习、试教和充任实习教师三个部分,依次在第四、五两学年中举行。

1.4 大学实习带队及一线指导教师的选拔标准及考核机制问题

早在 20 世纪 40 年代,国立师范学院院长廖世承就提出指导教学实习的教授,须有相当的专门学问,富有教学经验且熟悉中等学校各科情形。实践中也有较多尝试,例如 1948 年的《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学生实习办法》中提出学校指派专门的实习指导教师与实习学校的教师共同指导学生实习。然而如何让师范院校和中小学校共同担负起指导

师范生教学实习的责任,如何促使大学教师和中小学教师两类不同的主体形成指导共同体,到今天仍然是正在探索中的问题。

2 师范生实习实践的路径探索

2.1 实习内容重构与人工智能赋能的探索

在人工智能兴起的背景下,师范生实习内容面临系统性更新的需求。2025 年 10 月发布的《教师人工智能能力框架》(AI Competency Framework for teacher 简称 AI CFT)对教师本身能力框架提出相应的要求,例如“人工智能基础和运用”这一维度:规定教师在选择、应用和创造性方面需要理解和应用的核心概念和可迁移技能,以便有效地选择、使用和创新设计人工智能工具等方面的要求,并在同一维度上有三个层次水平的规定:基本 AI 技术和应用,应用技能,与 AI 共创。教育部发布教师行业标准的《教师数字素养》(2023 年)及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 年)》也提出教师数字素养、人工智能相关要求,这些对教师的要求将同时对师范生实习实践能力提出挑战,实习内容将会有新的要素和框架构成。关于师范生人工智能的能力框架,已有学者做探索性研究,师范生的实习内容应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教育部、当下及未来教师人工智能素养的现状做出相应的调整。

目前我国人工智能对教师队伍建设与课堂教学改革价值没有充分体现,缺乏可供借鉴的经验做法。可以借鉴其他国家的实践进行探索性改革,例如澳大利亚政府学与教中心(Office of Learning and Teaching, OLT)资助的 OnTask 项目支持教师使用学习者数据集创建个性化反馈工具,为学习者提供个性化反馈(OnTask, 2023)。普渡大学用大规模教师评分的论文库作为训练数据,开发了“查理”人工智能助手。“查理”能够根据写作评分标准预测学生写作得分并提供论文链接供学生查阅。

2.2 与实习基地关系, 实习实践的时间问题

实习基地与师范院校合作的核心在于建立互惠共赢机制,尤其是如何保障实习期间课堂教学质量不因实习生参与而下降。人工智能技术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这一矛盾,帮助实习生更顺利地融入真实教学环境。

师范院校可凭借技术优势,为合作中小学提供人工智能与学科教学融合、数字工具选用及学生学情分析等培训支持。在“双导师”协同指导下,通过高校教师与一线教师共同评议实习生的教学设计与课堂实践,可实现理论赋能与实践反思的双向促进。

3 结语

在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传统师范生实习实践中长期存在的难题,可通过重构实习内容、增强师范生智能素养、深化与实践基地的协同创新等方式寻求突破。人工智能不仅为现有问题提供了新的解决方案,也可能因教育生态的改变催生新的挑战,这仍需教育研究者与实践者共同持续探索。

本文为西藏自治区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过程性成果,项目编号:JG2021-81 项目名称:《校地联合提高师范生实习质量的实践改革》。

参考文献:

- [1] 李海萍《清末民国师范生免费教育政策的历史审视》[J]. 教育研究, 2013 年第 11 期.
- [2] 马啸风,《中国师范教育史》[M].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p5.
- [3] 李霞,《“UGS” 共育模式下师范生实践基地建设质量标准构建策略》[J]. 中国成人教育, 2022 年 09 期.

作者简介:王时霞(1985-),女,汉族,陕西旬阳人,咸阳师范学院附属中学校长,高中语文教师,陕西省优秀教学能手,第九批陕西省基础教育学科带头人,研究方向:语文教育。